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02
27 February 1980
CHINESE

第二二〇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2月27日星期3

下午3点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员国: 孟加拉国

阿赫桑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穆图瓦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 4 点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a) 1980年2月15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3801)

(b) 1980年2月15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3802)

主席：按照以前各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我邀请约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古巴、埃及、以色列、摩洛哥、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在安理会议事厅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萨哈克先生（阿富汗）、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布卢姆先生（以色列）、菲拉利先生（摩洛哥）、奈克先生（巴基斯坦）、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阮玉容夫人（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卡纳先生（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印度尼西亚代表和科威特代表的来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卡迈尔先生（印度尼西亚）和比萨拉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要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现在已经很明白，这个辩论实质上是一种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作法，目的在挫败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也很明显，在阿拉伯阵营“拒绝阵线”国家和苏联之间存在一种共同利益，无非是要转移人们对其继续侵略和占领阿富汗以及这个侵略所代表的一切的注意力。

另外，我以前已经指出，安理会最近几年关于阿—以冲突的辩论和所作出的各项决议普遍具有基本欠缺。这就是，他们一贯有意识地忽视阿拉伯国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的敌对好战行为对以色列安全造成的威胁。他们故意试图把阿—以冲突事件不分来龙去脉分裂看待，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冲突次要方面的一两个问题上，完全无视全局的考虑，而以色列认为对此作出周详的考虑是很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听到的辩论发言，丝毫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个辩论的基本评估。

我们现在辩论的议题是“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我们讨论的这个议程项目命题本身就意指该领土是阿拉伯领土。这本身就已经反映了一种带有偏见倾向的处理方法。我感到有责任纠正这个谬误的概念。尽管要通过谈判和协定来决定该领土的最终地位，但必须明确了解，犹太人民和以色列国家在原则、法律和国家安全上有权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长期生存。

犹太人民和他们的家园—以色列国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世

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类文化遗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犹太人民拥有这片国土的权利受到国际联盟当然的承认，并铭记于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其中强调：

“……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以及……在该国重建其民族家园的依据。”我强调“重建”这个用语。

委任统治国也被委托负责鼓励

“犹太人在那块土地，包括国有土地和非用于公共目的的荒地，集中定居”。

上星期一我有机会叙述了约旦于1948年非法占领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经过，我不准备打搅安理会，听我重复谈论那些事。我只想指出，阿拉伯国家旨在摧毁以色列的武装侵略的失败，并不能使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成为合法。另一方面，由于那次武装侵略，他们从此完全无权享受大会决议的利益，他们自己以武装暴力反对和破坏了大会决议。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没有改变他们对以色列的根本态度，他们现在下决心拼命挫败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这次辩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有关阿拉伯国家拒绝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相反，它们竭力强加自己的解决办法，如果不能一鼓作气，也要分阶段实现。

他们提倡的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恐怖主义巴解组织。某些政府和集团自欺欺人，竭力把这个组织和他的领导人描绘成“温和派”。但是，虽然后者的讲话有时确是低调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讲话是毫无忌惮的。例如，仅在两个星期前，1980年2月11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会见“世界报”记者时，亚西尔·阿拉法特宣称：

“和平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消灭以色列。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全面战争，一场将延续几代人的战争……”

“不到我们返回家园的那天，不到我们消灭以色列的那天，我们决不停止战斗……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使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斗争目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这是自从法塔赫于1965年建立以来一直坚持实行的斗争指导方针……”

“我们知道，有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这一冲突。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坚决反对。”

这种旨在消灭一个国家和一个本组织会员国的“政治杀灭”办法，并非如阿拉法特所指始于1965年，甚至也不是始于1947—1948年间阿拉伯国家发誓把以色列国消灭于萌芽之时。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安理会中听到的讲演都无耻的为1929年在希布伦屠杀犹太人一事进行辩护。应该记得，在古老的犹太区居住的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是老人，虔诚的宗教信徒和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但在这次辩论中，对于他们半个世纪以前遭到的血腥屠杀却被轻松地看成必要正当的行为。

因此，目的是消灭以色列。这就是那些建立巴解组织国家的目的，他们首先是把它作为一个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工具。这也是那些为了使它成为这种工具而为它提供资金、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各种设施的国家的目的。

这就是拒绝主义分子及其打手恐怖主义巴解组织的目标。为了实行他们的罪恶阴谋，拒绝主义分子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机器，构成对和平的不详威胁。拒绝主义分子的战略是要建立一个“东方阵线”，首先包括在以色列北面的叙利亚军队，在以色列东面的约旦和伊拉克军队和以色列南面的沙特阿拉伯军队。除了这些国家联合的军事力量外，在战时还会获得其他拒绝主义国家提供的大量先进武器。这个反以色列的庞大军事阵势也可从黎巴嫩的南部发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向我们进攻。

我要对我们谈论的问题说清楚一点。阿拉伯国家现在所拥有的军队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军队多五十万人，炮兵力量是北约组织的三倍。他们拥有的坦克比北约组织多三千辆，战斗机多好几百架。

仅从“东部阵线”一即：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一来看，他们现在的军队人数和坦克数量与北约组织相等，炮兵力量已是北约组织的两倍。

在空军力量方面，阿拉伯国家军队的空军力量今年将和华沙条约各国加在一起的空军力量相等，这将是北约组织的两倍，或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力量的三倍。

在地面部队方面，阿拉伯国家现在的坦克数量几乎赶上美国，炮兵力量超过美国。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是对付谁的呢？

这个答案不必远求。阿拉伯拒绝主义各国，“东部阵线”内外各国的领导人都会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例如，据伊拉克新闻社报道，萨达姆·侯赛因在夺取伊拉克政权之后不久于1979年7月3日宣布：

“伊拉克正在经济、政治、社会、知识界和军事等各方面为解放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全部国土而作准备”。

本月初，科威特进行了军事演习，首次使用了苏制地对地导弹。科威特电视台播出了这种导弹的镜头，导弹是LUNA型，射程68公里。2月9日，科威特国际部长在电视讲话中强调，这些导弹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在很远的地方遥控使用。他接着强调，科威特正在为解放他称之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进行份内的准备。安理会各理事国一定记得，科威特一贯拒不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

另外，还有卡扎菲上校。我不需要详尽阐述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利比亚最近几年已成为苏联在北非或许也是在整个非洲大陆最大的武器库。我们又怎样去看待卡扎菲上校1978年9月3日在科威特报纸《生活方式》上发表的下述声明？

“我们将把违反阿拉伯民族意愿所签定的任何阿—以协定撕得粉碎，无论它是在耶路撒冷签的，还是在“黑宫”或戴维营的马厩里签的。”

或许安理会某些理事国在审议朱迪亚和萨马里亚事态进展时，对这些铁铮铮的军事事实和公开宣称的军事意图淡然视之，以色列却不能。所以，毫不惊奇的是，某些阿拉伯拒绝主义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巴解组织，首先对苏联侵略阿富汗表示鼓掌赞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他们计划侵略以色列树立了先例和榜样。

拒绝主义分子把朱迪亚和萨马里亚以及加沙地区和黎巴嫩南部看作实现他们一战消灭以色列之梦的最重要的桥头堡。只要看一看地图就知道为什么。在1967年以前，以色列国土最窄两点间距离不足九英里宽，也就是说，小于曼哈顿岛的长度。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一半集中在尼塔尼亚和特拉维夫之间这块狭窄的沿海平原上。1967年以前，这些人口生活在约旦大炮射程以内的地区。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居民情况更糟。城市被铁丝网分为两半，约旦阿拉伯军团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可以把手榴弹投过来。老城城垛上的狙击手很容易猎取他们的狙击目标，阿拉伯军团士兵的机枪手能够并且确实任意制造混乱。

自从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由以色列控制以来，阿拉伯拒绝主义分子一直试图把这些地区重新变为前哨阵地。他们赋予巴解组织特别使命，赋予它运用这些领土作桥头堡进行反对以色列及其平民的敌对、恐怖、破坏和颠覆活动的任务。

在拒绝主义国家强化战争机器伺机发动他们所称的“下一轮战争”时，巴解组织也在继续活动。自1967年以来，在以色列和这些领土上发生了近一万起这种任意的暴力和恐怖事件。在以色列，有六百四十三人被巴解组织杀害，另有三千四百二十五人受伤。巴解组织还对准备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的阿拉伯人进行恐吓威胁，杀害了三百五十名阿拉伯人，伤害几乎二千人。

作为“宏伟计划”的一部分，拒绝主义分子显然希望把任何可能阻挡其军队前进的以色列人从通向耶路撒冷郊区，通向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各个城镇的领土上清除干净。以色列没有理由满足他们的要求。

然而，远在几千里之外对我们的持久冲突和敌国邻邦所带来的危险极不了解的

国家，对这种严峻的现实熟视无睹。我重申一下，以色列不能对这一现实熟视无睹。其他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战略地位条件优厚，以色列却不然。其他国家没有遭受敌对邻国在三十年间发动四次侵略战争的冲击，以色列却深受其害。其他国家体会不到被那些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并加强武装准备发动另一场消灭战的国家所包围是什么滋味，以色列深有体会。

鉴于以往的经历和目前的现实，以色列没有理由低估阿拉伯拒绝主义分子的意图和好战活动，或轻率地忽视他们的意图和活动。尽管这样，其他一些国家，他们是局外人，却要求以色列采取鸵鸟式的方式，象毫无责任的国家那样去做，即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不共戴天之敌的直接军事威胁面前；简单地说，就是不顾自己的生死存亡。

对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局势的任何讨论，若不考虑到以色列自我保全的基本权利和对自身安全和防卫的合法关切，是毫无意义的。同样，任何联合国委员会的建立，若不计及阿拉伯国家三十多年来不断对以色列进行侵略的背景，都是脱离现实，前后矛盾。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建立的委员会，它的任务规定更能说明这一点，该委员会的结论已由那个决议事先决定好了。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52(1979)号决议，该委员会的任务要求它提出第二份报告。这种任务比头一个决议规定的任务更有偏见。第452(1979)号决议盲目地接受了该委员会第一个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然后，该决议在序言部分重申了第一个报告预定结论的各点，并且为了加强份量，说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必定对“任何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企图带来‘严重后果’”，接着就要求委员会编制另一份报告。

简言之，委员会报告的形成和它的结论都是事先决定好的。

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正如预言的那样，在事实方面和从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方面都存在第一份报告的缺陷。这份报告通篇充满不加鉴别的分析，几乎全是为以色列的敌人说好话。并又一次对以色列政府发表的极为详细的情报，包括我于去年三月和七月在安理会辩论中谈到的情况，丝毫不予理睬。

例如，第41分段(d)完全无知地把埃隆穆雷赫移民点与卡杜姆等同起来，而任任何人只要看一看报纸都会知道，它们不是同一地区。让我们不必计较这个小错误，看一看事情的实质吧。那个分段提到，以色列政府按照作为高级司法机关的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裁决，作出把埃隆穆雷赫移民点迁移到一个新址的决定。而在第49段，报告对“以色列政府想方设法回避那一决定”表示悲叹。安理会各理事国应该认识到，以色列政府并未回避那个决定，而是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

报告的第41分段(a)指称，在最近几个月，总计达4万杜努姆的大片阿拉伯私人土地被“没收”，用来扩大犹太人移民点。这是造谣诬蔑，根本就没有征收过这种土地。

军事当局为了进行非实弹军事训练“封闭”了一些土地。封闭土地的命令是暂时的。这并不影响所有权问题。另外，即使在封闭命令生效期间，土地所有人也可以使用土地并在土地上耕种。如果因军事活动而带来任何损坏，土地所有人有权接受补偿。

第41分段(b)提到以色列政府1979年9月16日作出的关于允许以色列公民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购买土地的决定。并且接着指出，这个决定撤销了以前作出的一个决定，按照委员会的说法，以前的那个决定是禁止以色列公民和机构在这些地区购买土地。这也是不确实的。

按照军政长官1967年发布的第25号命令和依照国际法，只要行政当局批准，即可购买土地。1979年9月16日的内阁决定只是行政性质的，1967年命令的各项规定丝毫不受影响。

第 41 分段(c)提请注意以色列政府 1979 年 10 月 14 日关于扩大七个现有移民点的决定。报告的作者们根本不能隐瞒他们的偏见，当提到准备用于此目的土地时，他们认为必须加进“据说不属于阿拉伯居民私人拥有的”这几个字。而事实是，政府决定中所包括的这些土地全都不是私人的。我重复一遍，都不是私人的。所使用的这些土地或是由犹太人合法拥有的，或是国有土地。政府与此相关的决定一开始就明确规定：

“不得没收或征收任何私人土地。扩大任何移民点或拨交移民点的土地均需经检查长严格详细的检查，并由国有土地拨出。”

上星期五，努赛贝赫大使就各种不同类别的土地问题，给了我们一篇高谈阔论的糊涂帐。任何懂一点土地法的人都知道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基本区别。适用于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法律是根据自 1858 年起在那个地区生效的奥托曼法制制定的。在英国委任统治和约旦占领朱迪亚和萨马里亚时期，对这个法律进行了少许修改。自 1967 年以色列控制朱迪亚和萨马里亚以来，这个法律完全没变。

第 41 分段(f)和第 42 分段又诬蔑指称，以色列引走朱迪亚、萨马里亚和沙地区的供水。这又一次明显证明。委员会拒绝考虑我们业已提供的官方情报，包括我在去年三月和七月的辩论中详细提出的情报。

如果以色列真的把水引走，那么委员会对那个地区阿拉伯人耕作的水浇地面积自 1967 年以来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这一事实又如何解释呢？它又如何解释农业拖拉机的使用数量增长了十倍以上，从 1967 年的 130 台增长到 1976 年的 1,750 台？它又如何解释自 1967 年以来农业产量每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一？它如何解释农业实际收入是过去的二倍半以上？1979 年 3 月 13 日和 1979 年 7 月 18 日我在安理会详细谈过这些情况，而委员会出于成见，却对此充耳不闻。

在他们论证的明显谬误之上，报告的作者们把奥贾村的情况作为“恰当的例子”描述一番。据报告称，去年八月，该村居民抗议，由于以色列给附近移民点供

水的水井和用水系统，大大枯竭了村里的水源，致使他们的经济濒临崩溃。由于报告作者们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要详细谈一谈这件事。

奥贾盆地有两个村庄，奥贾福卡和奥贾塔赫塔。居民以农业为生计，或为自耕农，或租种若干不在地主的土地。他们大部分的用水来自奥贾泉和那个地区的几个浅井。

奥贾泉水从海拔二十米的一块高地涌出，年水流量大约为一千万立方米，与当地的降雨量有直接关系，随降雨量多少而大幅度涨落。在多雨年流量可高达二千五百万立方米，旱年流量可降到一百万立方米以下。约旦占领时期，在1962到1963年的旱年，泉水流量仅为一百一十万立方米。

以色列迈库鲁特水利公司在那个地区打的水井，其深度为海平面以下一百九十米，低于奥贾泉二百一十米，泉水和井水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流或物理违系。因此，迈库鲁特水井影响到泉水流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976到1978年的三年降水量稀少，1978到1979年严重干旱，降雨量比每年平均量还要低70—80%。受上述因素累积影响，泉水流量大幅度减少。奥贾泉流量在1979年7到9月间急剧下降，即受泉水流量大幅度减少的影响。考虑到委员会整个报告的主要论调，没把那几年的旱情归咎于以色列，倒多少有点令人奇怪。

1979年12月的大雨使奥贾泉水重新流出。如果今冬这种充沛的雨量继续下去，泉水将无疑会象过去一样充分满足灌溉农作物的需要。现在泉水已经恢复畅流，这本身就充分证明，最近的断水现象并不能归咎于附近的以色列村庄。

我可以继续引用每一章每一句话来驳斥这个报告的所谓“调查结果”，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不仅所谓的调查结果是错误的，整个报告都充斥着处理问题大而化之的例证。而这种毫无鉴别地处理问题的方式又是委员会任务事先决定好的。要想找出这份报告不加鉴别处理问题的例子，只需要看一看报告第33段和第27段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两段的头一段引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一个亲信的话说，“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没有宗教自由”，到神圣宗教庙堂去“仍然受到限制”。这份报告的作者们毫无评论或保留地把代表一个一心摧毁以色列的组织的人提供的情况载入报告。

委员会当然知道事实真象。自1967年以来，除了犹太访客外，几百万穆斯林和基督教旅客和朝圣者到过耶路撒冷，并且在寺庙和教堂自由地祈祷和做礼拜。所有这些来访者都可以证实，在各种信仰的信徒们奉为神圣的神殿圣祠，他们有完全的自由进入这些神殿圣祠并在那里做礼拜。这种情况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同样，这两段中的第二段记载，阿拉伯巴勒斯坦约旦国代表向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文件，包括一份声称以色列意图夺取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的计划的文件。没有比这更异想天开的了。报告的作者们显然是要毫不犹豫或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无稽的幻想。

根据上述情况，报告所得的结论和建议不言而喻。如把这些结论和建议提交任何法庭，都不会被认为是合格的证据，都会被毫不客气地甩到一边。

有些发言人想利用这场辩论挑动宗教感情，目的是要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煽起仇恨以色列的狂热火焰。他们不仅把目标集中在希布伦，也把目标集中于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永久首都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在其悠久历史上曾被许多外来统治者统治过，但没有一个统治者把它看作他们的首都。只有犹太人一直把它看作是民族和精神生活的唯一中心。

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与圣城有着最漫长不可中断的历史联系。自从三千年前大卫王把他的首都从希布伦迁到耶路撒冷并定为以色列的首都以来，耶路撒冷城一直是犹太人心和灵魂寄托的地方。几千年以来，犹太人一直日夜祈祷，盼望返回犹太人的生活、希望和思慕的中心耶路撒冷。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犹太人一直毫不间断地构成耶路撒冷城居民的绝大多数人口。

我以以色列代表的身分在此重申，耶路撒冷——它是一个不可分割不了的整体——将象现在一样，永远是以色列和犹太人的首都。

同时，以色列政府也一直注意到，耶路撒冷也是其它宗教信仰深切关注的地方。它的宗教庙宇和文化场所对基督教徒，对穆斯林教徒和犹太人来源都是十分宝贵的。以色列十分注意耶路撒冷的历史宝藏和各种精神遗产。

1967年6月的保护神圣宗教遗址法决定了以色列在关于耶路撒冷的神圣宗教遗址方面的政策。这个法律规定，保证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信徒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神圣的宗教地点。对这些地点的尊重和保护也由法律得到保证。

在这方面，也应重新回顾一下1948到1967年约旦占领期间的凄凉历史。从一开始约旦政府便着手有计划地清除耶路撒冷城内有关犹太传统的每一个痕迹。五十八个犹太教堂，其中有些是很古老的建筑，如有七百年历史的胡尔瓦教堂，遭到肆意破坏和亵渎。在这个过程中，珍藏了好几代的成百的神圣犹太经文轴卷和书籍被毁坏、被焚为灰烬。

约旦公然违反1949年以色列——约旦停战总协定，禁止犹太人前往他们的神圣宗教庙堂和文化场所。另外，约旦当局禁止以色列穆斯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清真寺做祈祷。直到1967年那个城市重新合并时他们才获得进入清真寺的机会。

让我们开诚布公看一看这场辩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也诚实地承认，象这样的辩论丝毫不会推动和平事业。

三十年来，虽然为解决阿——以争端作出了无数尝试，但并未见进展。过去两年我们所进行的和平进程已初见成效，取得了这场冲突的首次历史性突破。当然，这种突破是以以色列和埃及和平条约的形式出现的，两国在缔约后已经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两位大使并于昨天递交了全权证书。

阿——以冲突，包括各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其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戴维营中东和平协议提出办法。戴维营协议完全是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为基础，这个决议到目前为止是和平谈判中东问题唯一同意的基础。

戴维营协议认为，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最终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前，给予这些地区居民五年完全自治过渡期，是解决这些地区阿拉伯居民问题的办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各方同意根据由一个行政委员会代表那些地区的阿拉伯居民行使自治权的原则，来谈判解决。

另外，协议规定，邀请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参加各项谈判，让他们在决定他们前途谈判中起积极作用。他们已经应邀，不仅参加现在关于建立一个自治行政委员会的谈判，而且参加将决定他们居住地区最终地位的谈判，也将参加最终要进行的以色列和约旦和平条约谈判，谈判中将协商决定两国的边界。

戴维营协议也设想撤出以色列军政府及其文职行政管理机构，并在特定的安全防卫区重新布署以色列军队。

戴维营协议规定的解决办法为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协议向他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繁荣和与邻近民族和平共处的前景。协议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没有恐怖的安全前程。

以色列总统依扎克·纳冯昨天在接受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的全权证书时说：

“在我们面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当我们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时，我们满怀希望，本着和平和相互谅解的精神，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必能得到解决。”

主席：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对我们两国间日益增进合作，特别是最近在贸易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表示非常满意。

我愿对委员会的各位成员，对我亲爱的朋友莱昂纳多·马蒂亚斯大使和委员会其他二位成员在他们寻求和平时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我的敬慕之情。 他们为了崇高的事业而承担起这个任务，并以模范的风格证明了他们的明智。 客观反映问题是他们的指南。 我要告诉他们，不要对以色列大使的批评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有许多朋友。

凡是调查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或以外地区的作法或审查以色列在这些地区政策的每个委员会和每个机构，都总会遭到以色列的苛责批评，因为以色列的政策就是要使批评者沉默无言，压制和消灭批评。 莱昂纳多·马蒂亚斯先生的同伴很多，他们是许多联合国杰出的代表或本组织外的其他人，他们所拥护的是一个崇高的事业，而这个崇高的事业却和以色列的政策完全抵触。

三天来我一直在阅读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去年三月，当我是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时，我说过，他享受“语言上的环球炫耀”的快乐是为了转移目标。 他担当了语言上环球炫耀者的角色。 语言上的环球炫耀这种作法，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技术上是有能力做到的。 但安理会审议的不是这个问题。 语言表达能力不由任何人垄断，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有这种能力。 说实话，我不仅对安理会各理事国，而且更主要是对委员会各成员，在他们面对语言上环球炫耀这种具挑衅性作法时所表现的镇静、冷静和自若感到钦佩。 如果我们要享受语义表演或杂技表演的快乐，无论是语言上的或是体力上的，本议事厅不是表演的地方。 我们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在百老汇大街或在林肯中心。 或许林肯中心设备比百老汇大街的更先进。 但我们要谈的不是那些。

我来到这里，受到鼓舞，就这个问题发言，因为我感到我个人有责任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去年三月我是那些鼓励委员会成员承担这样一个艰巨任务的几个人之一。我也是安理会那些鼓励委员会成员不要理采无缘无故的、毫无理由的讨厌的批评和苛责的评论的理事国代表之一。

我没有必要列举委员会的结论。安理会许多理事国代表，特别是约旦代表已经非常雄辩而充分地做了这项工作。现在要讨论的是整个中东问题的实质。用一句短话说，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我这里有一份文件，但我不想念它，因为问题远非只念一份文件即可解决。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比任何人都清楚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什么：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苛刻的，不寻常的手段驱逐巴勒斯坦人民。一九四八年前，采取了恐怖方式，心理战术和恐吓手段，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仅仅是因为他们必须为来自整个欧洲和部分来自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让出地方。一九四八年后使用了新的办法，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这种作法仍未停止。

现在所使用的手段更加狡猾，更加阴险：引走水源，推倒房屋，把人赶入沙漠，实行心理战术恐吓土著和当地巴勒斯坦人，主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和其它各州的青少年对文化艺术和财产进行破坏，这些狂热的犹太人到了巴勒斯坦，理由是那里是他们的祖国。而我们的朋友特尔齐先生，这位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却不能到那里去。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作什么？当我们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时，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同我们进行争论。但如果这不是种族主义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场辩论我要说的另一点是，以色列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我把这个新的概念称为绝对主义。这种绝对主义概念即意味着以色列人坚持绝对安全，坚持——照以色列的理解——在巴勒斯坦领土任何地方定居的绝对权利。绝对主义甚至意味着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死活而为了犹太人的需要把水引走的权利，换句话说，让巴勒斯坦人民干渴难熬，不得不离开祖先的土地。

绝对主义的原则就是使用武力，认为最终目的是以武力取胜。绝对主义原则的力量来自政治支持——我将回到这个话题上。

绝对主义原则使以色列在西岸和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取得了犹太人移民点。绝对主义原则是黎巴嫩南部地区遭难的最突出的因素。我们定期在这里辩论继续委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问题。我们对哈达德少校，对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无法履行其任务等事议论纷纷。绝对主义原则与这些事也是有关的。

绝对主义原则意味着在牺牲别人安全的情况下保证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换言之，它的本质就是，绝对安全即意味别人不安全。它意味着以色列在西岸和其它地方建立犹太人移民点的绝对权利，从佛罗里达州和其它地方输入冒险家的绝对权利，破坏巴勒斯坦人民文化和财产的绝对权利，在——在什么地方？在哈利勒市（希布伦）居住的绝对权利。他们声称在那个城市居住的绝对权利的理由是，犹太人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一直在那里居住。如果他们这些理由是正当的，那么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呢？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国家居住了几千年，直到一九四八年他们被以色列的恐怖统治强硬地赶出家园。

我们称这是绝对主义原则。这个原则是基于国家强盗主义，基于武力必胜的信念。概括地说，这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许多关于和平和将来可能出现现实和解征兆的长篇的演说。

为绝对主义原则打气的是什么？是美国的政治支持。我的朋友麦克亨利大使刚从我们那个地区回来。我们非常荣幸地在我国款待他。我相信他在访问时一定体验到我国人民的感情。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一贯支持，才使这种绝对主义原则站得住脚。由于美国的政治支持，才产生并发展了这种绝对主义原则。

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谈论问题。几天前，卡特总统——我对他的为人正直非常敬佩——说过，他这届政府已经给予以色列一百亿美元援助。我深知那个声明的动机。卡特总统也保证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以色列。《纽约时报》在二月二十六

日报道了这件事。这个声明真是及时——或宁可这么说，这个声明真不及时。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它对安全理事会当前的辩论产生了影响。它使布卢姆先生和他的政府采取一种完全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态度，人们不能责备他们利用这个声明。当安全理事会正在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现存的土地上实行殖民一事进行辩论时，美国总统发表那种声明，给这场辩论带来的不良冲击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布卢姆先生发言时表现的拿破仑精神的原因，这种拿破仑精神是从卡特总统的那种声明中产生的。这是不公平的。

麦克亨利大使在我们那个地区的人称之为卡特总统的主义产生之后到我们那个地区去访问。卡特总统的主义传到了我的家乡——我是海湾地区的人。卡特主义的内容是，美国将对付并抵抗苏联对我们那个地区的任何威胁或侵略。我要正式坦白地说，作为一个科威特人，我不害怕苏联坦克的隆隆声，因为我相信苏联不会侵略我们那个地区。我们所不放心的不是苏联坦克的隆隆声，而是以色列政策给我们那个地区带来的动乱。

概括地说，为了我们的安全向我们提出的这个主义实际上是毫无成效的，因为它不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权利这个实质问题。只要巴勒斯坦人不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利，只要象我的朋友特尔齐先生这样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位安详的上了年纪的人——不能返回家园，只要流浪到我国或黎巴嫩或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们那个地区就不会安定。而这将不是因为哈尔拉莫夫先生的坦克轰隆隆地开来，而是由于以色列政策推行的麻木不仁和固执所造成的。

什么是以色列的政策？麦克亨利先生，一句话，就是要逐出所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称他们为“多余的人”和“讨厌的人”。以色列人大打出手，就好象巴勒斯坦人只不过是偶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生存，因此必须把他们赶到沙漠上去。沙漠在哪儿？在沙特阿拉伯和我国。只要巴勒斯坦人继续被逐放，他们就会接受激进思想。而激进即意味着动乱。对我国构成危险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些在阿富汗的苏联人——虽然我要提醒安理会，为了反对苏联人占领阿富汗，我在大会发表了一次我认为是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发言。

人们办事应该公平，应该解决问题，应该对症下药。海湾地区的动乱并不是苏联对那个地区的威胁所造成的，也不是他们所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我愿参加关于谁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辩论，但不是在这个时候。动乱的祸根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现代以色列愚蠢的、麻木不仁的强盗主义暴行。这就是我们那个地区动乱的原因。

巴勒斯坦人是不安于现状的，是难以征服的，是不满现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被当作人看待。他们被看作是低于人类的次等人。一个从美国贝弗利希尔斯的豪华寓所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他可以立刻走进特尔齐先生和他亲戚的家里并把它占为己有。但这些巴勒斯坦人不但不能那么做，而且还遭到射杀。敢于说话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遭到射杀，富有战斗精神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射杀。他们应该成为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将不会满足于只在这里发表讲话。

当他们失望时我们劝导他们，责备他们，但当他们平静时我们又不理他们。当他们安静时我们忽视他们，当他们采取激烈行动时我们又责备他们。我就是责备他们的人之一。特尔齐先生知道，在过去两年间当我是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时我劝他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在安理会需要学会讲求实际的艺术，不能搞不实际的事。这就是和解艺术，不是唇枪舌剑。他心领神会，于是他现在已是一位“过时的革命者”。

这是十分严肃的辩论，因此我们不能象通常那样合乎仪式地去处理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坐在这里辩论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权利这个实质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朗读发言稿。

安理会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知道安理会议力有限。我们的眼光只是注视山顶是不合适的。我们必须讲求实际。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告诉那些生活在被占领区的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安理会及其所唤起的世界舆论意识到他们遭受的磨难。我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了。安理会应告诉那些生活在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告诉那些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被迫忍受占领的痛苦磨难的巴勒斯坦人，安理会知道他们遭受的折磨，知道他们的困境和愿望。这是安理会议能够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

以色列应受制裁。但不幸的是，以色列总是得到他不应得到的东西，总是侥幸获取他不配获取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性质。我刚才说过，这来源于由美国政策支持的——我不想使用形象的形容词——绝对主义。让我们公平行事。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经常被人指责在发言时引用别人的话。我现在引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话，他所说的这句话是我们在安理会的各位代表应该遵循的，他说：

“如果你遇见蛮横逞凶者，你要用行动抵抗，若不能用行动抵抗，就用言词抗议，若不能用言词抗议，就在你心里反抗——这是最弱的反抗方式。”

我知道安理会不能用行动抵抗蛮横逞凶的人，但我期待安理会用语言对蛮横逞凶者进行谴责，我希望安理会不只是在心里有反抗的意愿，那是最微弱的反抗形式。我们不愿安理会仅有这种最微弱的反抗。我希望安理会虽然不必用行动——因为我们对形势是了解的——但至少也应该用语言来对付蛮横逞凶的人。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审查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委员会各成员国怀着高度的责任感接受了这一任务，并且以客观的、毫不偏袒的态度，完成了这一任务。报告中所载的资料及其结论和建议都是正确公正的，因而应当受到安理会的赞扬和支持。

我国代表团想强调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得到重视。按照《宪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安理会设立这种“附属机构”，是因为安理会认为这些机构是“行使其职能所必需的。给予一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授权行使安理会的职责，而这个委员会行使的是调查的职责。所以，各委员会是以安理会的名义、代表安理会进行工作。我们请会员国组成委员会时，也对它们充分信任。

我们要感谢葡萄牙、玻利维亚和赞比亚代表接受并辛勤地完成他们的任务。鉴于他们承担的义务和遇到的困难，我们应当坚决支持他们向我们提出的报告，并赞同他们的建议。

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以色列拒绝合作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安理会不应当消极地容忍一个国家（联合国任何一个会员国）这样明显违背《宪章》的行动。我们通过的决议中所载列的措施应当与情况的严重程度相称，而这种情况极为显著，单凭这一点来说，任何反对我们审议中的报告的理由都不能成立。

在这次辩论中，有些情形损害到安理会尊严；我们对此也表示关注。审议这个报告，就是要对报告中所述情事作进一步的澄清。可是，昨天我们听到的是互相侮辱和指责与讨论的问题完全无关，被指责的国家的行为也不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

委员会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以色列无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继续有计划地推行移民点政策。第二，从现有的一切迹象来看，这种态度是审慎周密的战略的一部分，而这个战略的目的在于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这种局面具有感情的内容和政治的影响，因而妨碍巴勒斯坦问题的迅速和平公正解决。

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中，本组织的基本原则受到了影响，同时，国际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受到了破坏。因此，这个问题对所有国家都有真正的利害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遵守我们赖以共处的基本准则，因为中东目前的局势仍然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最严重的威胁。

违反国家领土完整、不容许用武力取得领土和民族自决权利等原则的行为，影响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把这些原则视作自己独立的最可靠的保障。

西岸和加沙地区所发生的事是不能容忍的。改革土地所有权制度改变人口结构及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损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剥削，都是与世界公认的原则和决议相抵触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项国际法原则特别适用，就是所谓“史订生主义”，其意思是：征服并不产生权利。

我们所谴责的行为，实际上似乎是拿殖民主义行为作典型的榜样设想出来的，就是认为占领一方有权占用领土，压制居民，榨取财富，而被占领一方丧失它最基本的权利。

中东发生的问题是同一个全面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应当从全面的观点来讨论。只有我们有效地保障这一地区内所有国家都能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承认其中每一国家都有独立存在的权利，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以色列没有正当理由一方面要求别人承认它享有这种权利，另一方面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作为民族家园。一个民族既然否认别的民族享有某种权利，就不能指望别的民族承认它享有这种权利。

迄今尽管已经找出一些局部的解决办法，但是犹太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之间的冲突一日不能解决，这个地区就得不到和平与安全。犹太民族在联合国赞同之下，立国至今已三十年；巴基斯坦人民通过贫困的生活和共同的希望证明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同许多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建立一个具有主权国家一切特点的政体。

在这一冲突中，双方都坚称这是本身存亡攸关的事，但是事实上被占领的领土沦为殖民地，受到客观影响的只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在中东，开始出现谅解的渠道。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接近真正的和平。现在已经创造出许多条件，只须采取果断的决定促使建立巴勒斯坦国，和谐状态就可以恢复。

墨西哥与该地区一切国家和人民之间都有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们能够向他们发出呼吁，敦促他们在这一十字路口上作出同这个问题大小相称的决定，不要采取一些象我们在这次辩论中所分析的、基于狭窄目标而不可避免地注定失败的措施，以致牺牲将来。

今天许多决定和许多国家的稳定都取决于中东的和平。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越是剧烈，就越有理由和借口来加剧两极分化的局面，限制各国采取独立行动的范围，经不起诱惑而诉诸武力。

三十年来，中东是重大冲突的焦点；这个冲突使两大文明的根源对立起来，而全世界一大部分可用的能源是这个地区生产提供的。今天中东仍然是当代争端和野心的集中点。因此，我们极力主张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和解决各项决定所针对的问题。

不久以前，在这个会议厅里，我们听到有人呼吁加强安理会的信誉，更加信赖安理会的决定。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有必要寻求同安理会权力相称的措施，以便有效地促使各方尊重法律，恢复和平。

乌马鲁先生（尼日尔）：事态本身难于解决，加之某一国家态度顽固，以藐视国际社会和一切维持和平的制度为乐，不但造成这种事态，并使事态更趋严重，使我们再一次到这一声誉卓著的会议厅里来讨论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态度。

的确，安理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已在其结论中大力谴责以色列的移民点政策。这项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又一次表明以色列充耳不闻国际舆论的要求，充耳不闻联合国的决议和安理会的决定，充耳不闻它忠诚不渝的朋友和最坚决的盟友出于善意的恳切劝告。

现在，以色列选择了阿拉伯城市哈利勒向全世界表明，以色列不仅有计划地、坚决地陆续没收阿拉伯土地，而且还计划扩大它的政策，要在右岸最肥沃的土地上和最纯粹的阿拉伯人口集中地区建立新的移民点，不顾全世界阿拉伯人的抗议，不顾当地居民的英勇抵抗，也不顾以色列高等法院的反对。以色列高等法院战战惊惊地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被觊觎的领土免受任意侵占。

从这些现象看来，以色列的官方政策使人想起备被国际谴责的另一项政策，即南非的政策，其原则是：黑人一无所有，白人拥有一切。无论如何，越来越看得清楚，在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现在是：犹太人拥有一切，阿拉伯人一无所有。

例如，传统水源的情况就是这种，以色列广泛利用传统水源，专门增进它本国居民和犹太人移民点的利益，而这些移民都是它任意安排设立并强加给当地居民的。

在安理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提出的报告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下面语气尖刻的一段话：

“根据委员会获得的关于西岸水源的一项研究报告，西岸每年供水总量为62000万立方米，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边界内开钻深井，抽水约50,000万立方米。同时，由于占领区内的以色列移民点以现代钻井设备抽干了水源，井和泉一类的传统水源因而涸竭。因为以色列耗水过度，水位继续下降，所以，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居民用水施行限制措施，例如禁止在西岸的西部开钻新井。”(S/13679, 第42段)

我对这一方面的情形谈得特别详细，因为我们认为以色列当局的这种态度特别露骨。各成员国都知道，尼日尔是萨赫勒地区一个国家，近来遭受多年旱灾的影响，是最了解水对生物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繁荣所具的重要性和价值之国家之一。所以我们很难设想有什么掠夺方法比以色列目前对阿拉伯居民采取的掠夺方法更为残酷。以色列没收阿拉伯居民的大部分土地之后，又千方百计分散他们，迫使他们离乡背井。

所以我们怎么能容忍以色列继续推行它的兼并政策，把移民点扩大到该地区所有阿拉伯土地并按照最近它在哈利勒的那种作法，把一家家的犹太人移植到某些城市的中心地区去呢？

尼日尔谴责这一政策，坚决反对犹太人实体存在于被占领的土地上。所以它要求以色列退回到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疆界，并拆除犹太移民点，立即停止最近这个犹太国家对阿拉伯居民实行的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掠夺。

暴力、破坏和飞扬跋扈的政策惹来的只是谴责。它总是导致各种形式的反抗。这种政策永远不会成功，只会损害和破坏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现行政策无论如何不会减少中东这一危险地区的紧张局势，在那里，武器用得多，铁槌用得少，在那里，我们人类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越不顺从上帝；而上帝却曾经多次在那里对人类表现了深切的爱护。

以色列以这种方式继续向国际社会挑战，诉诸武力，甚至利用它所得到的公开或秘密的援助，违背国际法准则继续占领土地，尽力用迫害和勒索的手段来消灭当地居民，继续亵渎耶路撒冷，尽管它的宗教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把这一城市奉为神圣，因此，以色列不能否认它破坏着世界和平及国际道德原则。它一直在制造紧张局势，故意增加这个地区新的爆炸性危机。我们应当谴责这种事态，来阻止以色列在中东推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尤其是阻止它以傲慢的姿态一意孤行，自以为从今以后可以为所欲为地拟订和执行任何计划，因为它的武器都准备妥当，而国际社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类行动和野心。

我们应当迫使以色列承认并尊重该地区阿拉伯国家，断然放弃其侵略性的移民政策，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权，应该同意与巴解组织立即讨论中东问题的实质，即建立巴勒斯坦国，使其能在绝对安全情况下自由地从事建设和发展。如果不采取这种行动，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永远不会减少，危机可能一个接一个。安理会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开会，继续无休止地讨论和谴责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

的确，我们可以采用的手段是有限的，但《联合国宪章》规定要采取行动和措施，这些行动和措施尚未证实是无效的。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类行动和措施，到那时候，尼日尔绝不会临阵退缩。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阿富汗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美国代表请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我请他发言。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就程序问题，我想重申美国一月五日在安理会就喀布尔当局的代表在这里发言的问题所讲的话。尽管我们不反对接受阿富汗的请求，让它参加现在安理会进行的讨论，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承认在阿富汗被扶植起来的那个政权。

主席：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安很森先生（联合王国）：联合王国代表团没有改变它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在安理会第二一九五次会议上所表明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不反对请阿富汗参加辩论，但这绝不能被当作联合王国政府承认阿富汗新的政权为该国政府。 我们并不承认它。

主席：我请挪威代表发言。

奥尔戈尔德先生（挪威）：关于允许下一位发言人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决定，丝毫不影响我国政府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在大会都曾表明的对于最近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主席：我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不久前，即今年一月五日，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对听取喀布尔现政权代表发言的问题表示了保留。 我们重申这项保留。

主席：我请中国代著发言。

陈楚先生（中国）：在今年一月安理会讨论苏联侵略阿富汗问题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对阿富汗代表被允许出席会议和讲话曾作过如下严正声明，这就是：

“中国代表团认为阿富汗代表被充许参加今天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绝不能被解释为默认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所造成局面”。(S/PV. 2185, 第 18 页)

中国代表团对今天允许阿富汗代表参加安理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问题”仍坚持上述已经表明立场。

主席：我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安理会关于邀请阿富汗代表在安理会发言的决定，绝不影响我国代表团关于阿富汗局势的立场。我们仍然坚持今年一月五日在安理会表明的立场。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刚才北约集团的成员国以及中国（北约的前任司令认为中国是北约集团的第十六个成员国）所作的敌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发言，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惊奇。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承认或者不承认在阿富汗建立的政府或政权。这是每个国家的内政，必须由每个国家自己去决定。美国曾有十六年之久不承认苏联。但是那并没有改变了什么。我们照样生活，建设，克服困难；我们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不会因为有些国家不肯承认它而发生什么事情。阿富汗不会因为那些政府的态度而蒙受损害。

我再说一遍：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发言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发言只不过再一次表明，这些国家是以敌视的政策对待阿富汗人民和他们在一九七八年四月革命以后所选择的建设新生活的道路。

我不打算多讲那些号称“帮助”阿富汗的人正在搞什么名堂反对阿富汗。关于他们的所为，

我们已经有足够多无可反驳的证据。 我们仅表示注意到刚才的几个发言，而不再作无益的琐谈。 现在，就让我们听听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吧。

主席：我请阿富汗代表发言。

萨哈克先生（阿富汗）：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地祝贺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感谢您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发言。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伊斯兰国家所作的倡议，赞成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来审议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存在的极端严重的局势。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同阿拉伯人民有着密切的文化、历史和宗教联系，因此坚决支持他们为彻底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声援兄弟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他们正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英勇战斗，争取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正如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的一项政治声明强调指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正在同不结盟国家、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发展兄弟关系和伊斯兰关系，并且坚决支持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运动。

阿富汗认为，只有一切以色列占领部队无条件地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只有恢复巴勒斯坦人民被践踏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权利），才有可能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我们确信，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该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 因此，一切漠视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背着他们在没有其合法代表参加下谋求解决中东冲突的希望，都是不现实的，注定要失败的。

戴维营协议和所谓的以埃和约违背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并且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决定。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

单独搞一个和平条约会使中东更接近于得到持久和平的说法。事实证明，那个条约只是鼓励以色列侵略者进一步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树立其地位，并直接吞并这些土地。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安理会所设委员会的成员给我们提供的客观全面的报告，其中收集了许多事实，证明以色列正在强占和吞并阿拉伯土地。

从该报告可以清楚看到，自从去年夏天安理会议讨论该问题以来，以色列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广泛地推行它在所霸占的阿拉伯土地上设立移民点的非法政策。根据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以色列占领部队最近没收了四万多杜努姆阿拉伯私有土地用来在西岸建设以色列移民点。以色列正在加紧实行一项计划，准备在未来几年内设立46个新移民点。以色列当局强占被占领领土内的自然资源，包括水源在内，使阿拉伯居民失去了维持生命的必要资料。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以色列正在它所霸占的阿拉伯土地上实行一种系统的、有计划的殖民化和吞并政策，而且在吞并阿拉伯土地的同时，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进行拘捕、驱赶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迫害。很明显，以色列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想改变被占领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联合国曾经多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推行的政策和做法，并要求完全解放这些领土。阿富汗完全支持联合国的这些决定。阿富汗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成员，积极主张迅速贯彻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让苦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要求得到满足，并让他们返回自己民族家园。

阿富汗作为哈瓦那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首脑会议与会国，支持该会议通过的宣言，宣言中深为关切地指出，自从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签定戴维营协议以来，以色列更加紧推行没收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土地来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点和设立新军事据点，以及并吞耶路撒冷使该城变为犹太城市的政策。首脑会议谴责了以色列，并要求它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52(1979)号决议停止推行这种政策，立即取消现有的移民点，恢复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的特质。然而，以色列继续粗暴

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拒不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以色列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公开挑战。

阿富汗代表团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局侵犯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切身利益和权利的挑衅行为，以及它对穆斯林感情的粗暴蔑视。阿富汗代表团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上采取的政策和做法，是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负起《宪章》赋予它的任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去阻止以色列吞并阿拉伯土地，维护阿拉伯人民切身利益不受以色列侵略者及其庇护人的侵犯，从而促进在中东建立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谢谢阿富汗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卡米尔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我同安理会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一样，很高兴看到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向你祝贺，因为我们两国有着最好的关系。

我也要向安理会全体成员国表示深切谢意，它们给我国代表团这个机会参加目前的讨论。

安理会再次召开会议处理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尽管国际社会作出种种努力，要直截了当地公正处理这个问题，但它的范围似乎日益扩大。我指的是以色列不断吞并阿拉伯领土的政策，这一点从过去六个月来，容许以色列公民购买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土地和扩大西岸现有移民点的若干决定就看得出来。最近这一系列行动的最高潮是二月初以色列内阁所做的决定，在原则上支持以色列公民在阿拉伯哈利勒市建立移民点。

关于哈利勒的决定是国际社会可以看出以色列的真正意图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因此目前安全理事会应响应两个请求，着手处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一个请求是约旦代表团提出的，另一个请求是摩洛哥代表团以伊斯兰会议四十二个成员的名义提出的。

以色列最近作出的决定不仅是它反对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和国际社会的明确意愿的表现，而且是朝向吞并和殖民化西岸的长期计划的另一步骤。这种行动显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452(1979)号决议，那项决议

“要求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立即停止在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建筑和规划移民点”。

以色列的行动影响深远，使巴勒斯坦居民遭受严重困难和痛苦。以色列开发那些领土的水源，损害到当地农业。以色列的占领又导致了下述两个结果：侵犯巴勒斯坦居民的人权，和非法地把那些人赶出家园。

安全理事会第 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第二次报告，（载于第 S/13679 号文件），明显地说明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非法行动，并促请注意以色列继续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委员会明确指出这项拒绝的动机，它的报告第 46 段中说，以色列仍然在占领区有系统地推进殖民化，建立更多移民点，扩大其现有的移民点等就可证明这一点。

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一向强烈反对以色列的做法和政策，那种做法和政策，目的在于改变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自然、文化、人口和宗教特性。现在，在关于哈利勒的一项新的决定之下，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安理会找出具体有效措施，以便迅速终止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的非法存在。因此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密切注意被占领领土的事态发展，因为这些领土的殖民化过程不仅危害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家园的生存，而且会使区域内目前的危险局势恶化。

如摩洛哥大使五天以前在安理会所说那样，以色列的政策只会使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更为恶化，那项政策违反国际法规则，而且有损于全世界全体回教徒的尊严。

我国代表团经过审慎地考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必要步骤，以结束这一严重局势，防止以色列再次违反联合国关于过去十三年来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移民点的各项决议，并要求以色列立即从这些领土撤出它的占领军队。

吞并和建立更多移民点的政策肯定不会增进中东的和平事业。征服西岸和加沙地带人民的政策不是实现以色列所说的要谋求的和平的方法。这种政策，不仅会增加对区域内和平的威胁，而且会增加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只有以色列从占领领土撤走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和返回家园的权利，才能得到持久和平。任何解决办法也必须包括以色列从耶路撒冷撤走和停止其针对改变该城市的地位的行动。

在座各位代表都知道，解决中东局势这一提案多年来在安理会和别处不断提出。不过，老实说，这还是确保区域内持久和平的唯一解决办法。

主席：我谢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所说友好的话。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当我听到最自我标榜的侵略者，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和全人类的敌人，与南非种族主义者勾结，高谈侵略，我感到厌恶，我想所有深信国际法和正义的人士也必定感到厌恶。过去十三年来这个侵略者不断进行侵略。

以色列对自己的罪行和掠夺或按照预先策划、臭名昭著的达拉计划占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领土仍感到不满意——并抢在大会一九四七年的决议之前先发制人，否则联合国已建立一个远比西岸为大，使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相形见绌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今天下午竟然通过它的代表在安理会承认和公开声称它决心以所谓安全的荒谬理由，夺取、保留全部被占领领土并加以殖民化。

各位代表必定听说这个小以色列，这个可怜的以色列，多年来用最卑劣的手段储存军火和核武器。以色列自一九五〇年便开始蓄意推行这个政策，早在一九五〇年，当本·古里安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下令发展原子能时，以色列就已计划着这样做。可是，以色列还以安全为借口要保留巴勒斯坦家园所剩下的一小块土地。可怜的以色列！它使人哭泣。

几天前，我从以色列一份报纸《国土报》看到一项报导说，贝京政府和以色列议会将决定把以色列法律应用于所有被占领领土，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耶路撒冷已这样做。以色列政府和议会之间唯一的差别是谁应采取主动。这个问题到今天才解决。显然，贝京和以色列议会决定委托以色列代表宣布以色列长期以来就想吞并全部被占领领土的那个阴谋的任务。他今天正式公开宣布。我们一直深信这件事必会发生。我们在那里的人民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要抱任何期望，他们决心要吞并领土”。

在安理会我曾说过，与其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以色列代表倒不如告诉安理会他本国政府的阴谋诡计，今天下午，以色列代表不得不发表声明。我郑重促请安全理事会对于以色列这项应当作出的声明表示认真深切关注。今天发表的这项声明正式标志一个转折点。我说“正式”因为实际上早已达到这个转折点。这是我们区域、全世界和联合国的历史的分界线。打倒大会第181(II)和194(III)号决议，打倒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我们应该相应地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今后我们要作出相应的表现。

对于据说来自我们的区域以外的危险，我们人民坚决不予理会，但却正视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我们知道谁决心要毁灭我们。对此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任何转移注意力的宣传都蒙骗不了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看法。

关于以色列的殖民地和吞并主义政策以及种族主义和排外做法，已彻底讨论过。我们完全了解这些政策和做法。我们荣幸地向安全理事会每一个成员国提出过阐明以色列殖民政策的规模的文件。因此，我重复一遍，这一切大家都完全理解，尽管以色列代表采用阻挠和混淆视听的策略，针对安全理事会每个成员国、针对痛

惜以色列的非法行动、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一切法则和规律及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做法的那些国家宣读预先准备的漫骂和无谓的攻击。

显然以色列决心要压制任何揭露其罪行的声明和判断。我们听到过所谓中东最民主国家——这个措词我们从由以色列控制的新闻媒介经常读到——的发言人的这一类声明。

以色列继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对付巴勒斯坦人民，威胁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可是，它期待我们歌颂它作为种族主义国家的无瑕和光荣——这种无耻的光荣。

以色列代表是否真正认为本国的压制行动——检查——能够使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不屈不挠的政府、人民和政治家默不作声？他是否真正以为他可以欺骗安理会的明智明理的成员？象以色列这样一个政府竟然生存在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特别在应付象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庄严的机构的场合，是多么可悲的事。

以色列代表抱着傲慢、漫骂的态度对付安全理事会，已经碰到钉子。过去几天的发言就可肯定这一点。我肯定他的助手已把这些发言列为用计算机处理的漫骂各会员国的记录。

安全理事会面对的真正的问题说明如下：

第一，被殖民化的土地在耶路撒冷总面积和西岸其余部分中原占百分之二十一一点一，此数剧增到百分之三十一点四。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无情的、公开承认的过程。如果以色列代表要争论这个惊人的数字——这是一个客观的、非主观的估计，是实地计算出来的——他只须容许安全理事会查明实况，确定谁是谁非。

种族主义者的代表诬蔑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各成员。事实上，我国代表团深信，虽然委员会做了值得赞扬的工作，但不够彻底，这不是委员会本身的错误。它不能彻底完成工作，因为它不能到犯罪现场，观察究竟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把全部可以获得的数据和证明及时提交委员会编入它的报告。由此可见，报告的内容虽然值得称赞，实事求是，但还没有完全说明实况。

这一说法毫无抹煞委员会的报告所具真实价值的意思。 我只是说，我们谴责我们的对方不容许委员会进入被占领领土，同时我们也责怪自己没有做到及时把情报整理好，告知委员会被殖民化的土地的数字已从百分之二十七点一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点四。

在水和其他贫乏的资源方面，以色列也在进行同样的掠夺，这些资源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在自己家园的和离乡背井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以色列代表提到奥贾泉。 几千年来奥贾泉一直是个水源。 过去，在间或发生旱灾时，水的供应确实减少。 但这绝不影响到委员会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以色列掠夺者从西岸夺取多少水量以及一九四八年以来自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夺取多少水量供以色列移民点使用的那些情报。 确实，今年到处泛滥，连干谷也泛滥起来。 死海的水平线升高一点二公尺，以容量计，这等于增加了一千五百万立方公尺。 但这样并不能宽恕以色列偷取西岸的基本水源的罪行。 未来六七年将发生什么情形？旱灾、饥荒、移民出境？

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大陪审团”值得称赞地和明确地表达了它的结论和看法。 不仅是受害的巴勒斯坦人民，那个国际社会也在等待裁决和执行。 只有执行第七章才能告诉以色列侵略者事态已发展到忍无可忍的地方。 我们不接受自己的灭亡。 大家必须牢记被占领领土的百分之三十一已被殖民化，长期以来我们通过了许多决议，完全不起作用。 目前我们应考虑到一个民族面临灭亡。

过去，在许多场合裁决多半是谴责。 对于这些谴责我们很感激，因为至少这显示出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的伟大的、崇高的精神。 但当前的局势不能再以非难和谴责来补救。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继续成为能够维持和平的工具——遵照《宪章》的意旨——唯一的办法就是断然运用《宪章》赋予它的权力。 或者我们实事求是，或者把安全理事会视为一个辩论场所。 那怎么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衷心奉劝全世界所有遭受侵害的人民另找生路。

我要向以色列侵略者和种族主义者保证，如果我们的斗争持续几十年或一百年，那么尽管以色列储存原子武器——事实上，用一句陈腔滥调，这并不是以色列的独占——我们必将用一切办法继续进行斗争。

尽管过去三十年以色列充满狂执，美国盲目地向它提供以百亿计的美元，但巴勒斯坦人民将返回圣地。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否则生命就没有意义。

我们坚决拒绝接受所谓自治计划，它的目的只是要征服巴勒斯坦人民，而且最后要在他们的祖先的家园消灭他们。

如果说以色列王国存在了七十或八十年，巴勒斯坦人已生存数千年。 以色列狂热者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如果说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已经几十年——七十到八十年——耶路撒冷具有比作为供人观赏的首都更宝贵的价值已数千年。 它一直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遗产、我们的不朽城，我们的精神的寄托和我们过去的历史。 耶路撒冷是大约五千年以前哲布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创建的。 最近叙利亚北部埃拉出土的碑上雕刻的文字把阿拉伯耶路撒冷称为乌拉·萨伦马，这是早期希伯来部落渗入这个金城时所采用的名字。 今天，破坏及亵渎的行径层出不穷，我们向安理会各成员国散发的地图就显示出这一点。

对九亿伊斯兰教徒来说，整个哈兰沙里夫地区神圣不可侵犯，但挖掘过深，地基受损。 在哈利勒的神圣易卜拉欣清真寺几乎改变为犹太教堂，这个无法容忍的局势不应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是不公正的，显然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代表还试图向安理会提出其他一些微不足道的歪曲事实的和不相干的论点，用不着我一一驳斥。

我要借此机会对于我在安理会作出第三次冗长的发言，表示道歉，在那次发言中，我用简称详细说明多年来以色列侵犯的领土、地点、地区和它的一切罪行。

我保留以后作较详细的发言的权利。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议成员国，我收到了黎巴嫩代表的来信，他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解决。

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首先，让我感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给我一个机会就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表示我的看法。虽然目前这场辩论已经拖得很长，而且常常是没有理由拖得这么长。主席先生，你在领导讨论时所表现的耐心和明智，确实极为令人赞佩。

我也要借此机会对安全理事会所设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主席马赛厄斯大使所完成的巨大工作表示我的诚挚祝贺和我国的赞赏。

我本不想再来拖延这场辩论，阿拉伯集团已经同意为了尊严和节约而予以限制。但既然我国不止一次地被提到，我觉得我不能不出来澄清几个问题，但这并不一定是非要行使答辩权不可，因为我不打算就安理会现有议程以外的问题进行任何无益的辩论，这些问题一直被用来作为逃避真正问题的借口。

我谈的第一点是以色列在西岸的作法对黎巴嫩局势所产生的后果。以色列决心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民族权利，这样，它就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但特别是在黎巴嫩，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散居在外的局面。以色列所作的一切看来都是要强使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不是作为一个流亡的民族暂时散居在那里，而是作为一个民族定居在某种替代的家园内。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人同我们一样强烈地反对。我们也知道，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完全确信，而且看法一致，如不承认巴勒斯坦人返回原有国家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中东就不会得到和平。

的确，如果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中东就得不到

和平。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直接从第一点引出的，以色列在西岸的作法是它对联合国在各方面奉行的不得人心的以色列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在黎巴嫩南部目前还没有以色列移民点，以色列却一直无视安全理事会关于黎巴嫩南部的决议，经常在纯属黎巴嫩及其阿拉伯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围内寻衅找岔。以色列不仅阻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执行任务，而且歪曲了恰恰是一九七八年三月第425(1978)号决议的目标，阻止联黎部队成为恢复黎巴嫩主权的工具。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联黎部队必须成为，而且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保卫其安全不受所谓威胁的另一道防线，而实际上以色列本身过去一贯是，现在也仍然是个侵略者。以色列通过代理人实行占领，在黎巴嫩南部制造动荡不安的工具，阻止合法政府行使权力和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使可以在我们两国边境重建国际法律和秩序规则的停火协定恢复生效。

以色列的这种行动为最终导致南部从黎巴嫩国家肢解出来，使南部的一部分成为服从于以色列战略需要的从属，创造了客观条件。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拒绝接受并用一切方式来反对这种局面。

我们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局面，以致我们有时不免怀疑，安理会对保持一个它主持建立的、但不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职责而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到底还能容忍多久？联黎部队经常受到骚扰，常常被当作敌人对待，已被以色列逐渐改造成为以色列所希望的部队，即事实上成为保卫以色列在我国占领地的部队。

最后我要说的是安全理事会

“要求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立即停止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建筑和规划移民点”，
(第452(1979)号决议)

它这样做并不象以色列代表把它说得那么孤立。

令人放心的是，当新闻界还没有报道，也几乎还没有注意到安理会的辩论时，《纽约时报》就在这天早上公布了一封给编辑的信，题目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对两岸是怎么想的”。信中引用了《耶路撒冷邮报》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阿巴·埃班先生写的，他说：

“能够改善国家地位而又不牺牲国家利益的所有让步办法中，最紧迫的是放弃在阿拉伯人居住区设立“移民点”的作法，这种作法从内部来说浪费国家资源，对外则有损其尊严，而又系毫无助于任何真正的复国目的。”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伊恩·布莱克先生，他更为具体地谈到阿拉伯希布伦移民点的问题。文章指出设立移民点的问题会

“使自治谈判脱轨，破坏获得持久和平的机会并且加深两国人民之间已经裂得很大的窟窿。”

我们非常关心，希望持久和平能够而且加速来到。但是我们认为，以色列决心奉行它目前的方针只能带来更多的不幸，确实还可能带来另一场战争。我国一直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同巴勒斯坦人一样，不愿又成为和平的受害者。

主席：我现在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以色列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在联合国一些机构里已经讨论了几年。许多文件都谴责这些政策，一再要求特拉维夫最终听取道理，停止对在以色列占领军占领的邻国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其他居民来取得侵略行动。

当我们听到和看到报告，得知实行恐怖手段没收巴勒斯坦人财产的事例日益增多和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被有计划地改变时，深感担心并怀着人类自然会有的焦虑。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内提出的证据都是无可辩驳的。有计划地驱赶阿拉伯居民是以色列公开宣称的占领政策的目的。同这一目的有关的是以色列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甚至连它最亲密的盟国也公开宣布正式反对。

世界上没有人赞同以色列兼并主义者的立场。它也一直而且继续在安全理事会中受到有力的批驳。因此，人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色列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是目光短浅的。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有可能那么长时期以来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违反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的行动呢？科威特大使七月十九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指出了对中东和平和安全持续增长的威胁的基本原因之一，他说：

“鼓励以色列这样作的原因是安全理会对以色列政策提出的挑战无能为力。因为以色列知道，由于它主要从我们美国的朋友处得到了保护，对它的制裁甚至连给予考虑都不可能，因此它也就放肆地执行领土扩张的政策了。”

(S/PV. 2157, P. 9)

以色列侵略者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保护、资助并配备上美帝国主义提供的最尖端武器，这是远在中东地区以外，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当全世界和平力量几年来为缓和、为改善国际关系，进行了大量工作的时候，美国的统治集团却在一九七七年公开背离了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与和平解决的政策。

以色列极端主义份子希望，他们可以在美国具有影响的势力所散布的军事歇斯底里幕后，加紧在中东的行动。戴维营协议表面上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但它们对中东各民族的真实意义越来越清楚了。这些协议从缔结的那天起就在不断使局势恶化。

约旦代表努赛贝赫先生引证了许多事实，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安全理事会所设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实行恐怖主义殖民政策的证据。

以色列以戴维营协议为幌子，蛊惑宣传所谓的自治，实际上正在建立更多的移民点，并继续将巴勒斯坦土著居民逐出家园。在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常用的买卖方法的同时，还使用了强迫驱逐和征用的方法。所谓居民自治之说就此发明出来以使以色列的占领长期存在下去。殖民主义政策不纯粹是偶然现象。它们

是全球帝国主义确保在中东的统治所实行的政策的固有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最近的会议注意到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它们并对寻求军事基地的作法加以谴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阿拉伯国家一样对此表示关心，尤其是因为，简直在帝国主义军队正在中东加强军事存在的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通过一项决定，向欧洲提供并部署美国中程导弹，因而严重打击欧洲和平，这一决定因此也会对中东地区造成新军事威胁。针对南部欧洲的导弹可以直接射向中东的目标。这些冒险主义的计划违背了各国人民要求缓和、安全和就本身事务独立自主作出决定的权利的总愿望，并且使中东问题的全面、持久而和平的解决办法进一步复杂化。

所有阿拉伯、伊斯兰和不结盟国家需要团结起来才能挫败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新威胁。

关于和平已经谈得不少日，大家还在继续谈论和平。人们有权发问：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呢？难道是允许以色列占领军剥夺被占领领土上的居民生活资料，进行残酷兼并的所谓和平吗？或者，我们谈的是真正和平，允许人民行使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的权利的和平？

我们反对占领者不公正的和平，我们主张的是中东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以色列坚决撤回到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边界，并且要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地位参加一切可以导致公正解决中东冲突的谈判。

同过去一样，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今后也肯定会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对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就此问题发表谈话如下：

“我们积极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国家自由选择其前途和独立自主控制自己自

然资源的权利。 我们尊重伊斯兰教的文化和历史成就及其人道主义原则，并十分珍视伊斯兰国家对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支持哈瓦那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主张的执行安全理事会对此问题的决议的决定性措施。 我们赞成延长根据第 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

阿尔及利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谢谢你允许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再次发言。 我们原不打算作第二次发言。 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不想推迟安理会工作结束的时间；我的发言将很短。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提交安理会审议的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都很清楚。 我昨天已在这里谈到。 总的来说，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所作出的受到一致谴责的行为和在这些领土上加紧设立移民点的过程，都是戴维营协议的必然后果；第二，戴维营协议和华盛顿条约都无助于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第三，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最核心的问题；第四，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已载入昨天的安理会会议记录。

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方面来说，它期待着安全理事会作出具体响应，采取决定来解决当前越来越引起担心的局势问题。 我国代表团将注意不要去默然同意一项毫无成效的政策，也不要使我们的意见交换陷入虚妄的境地，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把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注意力转向一些边缘问题。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这里同样也需要保持尊严和冷静。

在结束发言前，我要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令人惊愕的发言，再次引起一致反对。 它的发言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所代表的实体是个什么形象。

主席：葡萄牙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建立起来的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尽了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求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合作。我能在安理会强调这一点，甚感荣幸。

大家十分清楚，我们没有得到这种合作。不管以色列代表在这一问题上会作出什么辩解，上述事实就足以说明所称一切是毫无价值的。我们不同意辩解的说法。

安理会将对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判断。这种判断足以代表我们的意见。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特尔奇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人说戴维营协议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是，这些协议不但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而且实际上拒绝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葬身之地。

今天上午，布鲁克林的一个美国公民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先用阿拉伯文讲了几句话，以后便开始讲英语。很久以前，他的父亲从耶路撒冷附近的马尔·沙吉亚赫迁移到美国。几天前，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他的遗嘱，希望葬在出生的农村。他的孩子们去找以色列总领事，要求准许他们将遗体送回去。但是，要求被拒绝了，以色列总领事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有此要求，可将遗体运到安曼，从安曼申请将遗体送回去。

三年前，同一家庭的另一个亲属去世了。死者也是一个美国公民。他们通过安曼将遗体送了回去。但是，当他们到达桥头的时候，由于所谓安全的原因，棺材被打开，遗体遭到侮辱性的检查。

死者的儿子问我应该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满足已故者遗嘱的意思。因此，我就建议他最好去找美国国务院，请他们干预此事，因为死者是美国公民。我刚才听说，美国国务院也拒绝帮他的忙。他们拒绝代表一个在遗嘱中表示希望能安葬在他故乡的美国公民干预此事。所以，戴维营协议不但拒绝让活着的人拥有重返家

园的权利，而且还拒绝使死者拥有在自己的故乡，在自己的产业上安葬的权利。我认为应当提请安理会对此注意。这一丧失了亲人的家庭，呼吁无门，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项目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题目本身就说明我们在处理非法占领问题，而且对于这些领土应适用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基本问题是占领和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政策。这一政策使以色列政府成为独夫，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另外，这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第四个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问题。我们面前的问题不单是破坏的程度，而是破坏本身。

当然以色列不让委员会到这些领土进行调查，一定有它的原因。它反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一定有它的原因。但是，请大家相信，罪行是不会永远隐瞒得住的。道理很简单。犹太复国主义的教义有一个天生的固有倾向，即侵犯别人的权利、作恶伤害人类，和象吸血鬼一样，靠别人的血维持自己的生命。更甚者，在这一问题上，犹太复国主义肯定得到美国政府精神上（或者应说不道德的）财政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军事支持一定不能排除。

今年毕竟是大选年。我们看到所有的竞选人，特别是任期就要届满的那一位，不顾道德价值，指望利用拒绝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来多获得几张选票。我们只是空谈道德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神像，或者叫个其他甚么名字。在学习历史时，我们学到有道德价值，但当我们面对现实时，又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四百万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前途和生死，象商品一样被用来在大选中收买选票。他们告诉我们今年是大选年。我要问你们：在美国那年不是选举年，那天不是竞选日？

不准委员会执行安理会交给它的任务。决议遭到了拒绝。当然，麦克亨利大使前几天访问了我们被占领下的国家。我想他听到了关于希布伦市的一件事，

我还听说他表示希望与希布伦市市长谈话。开车到希布伦市只需半个小时左右，即是这样，连麦克亨利大使也被拒绝到那里去。因此，在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不但是人质，而且被隔离单独监禁。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里有很多正派人物。他们有的已经向其政府提议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减少的总数应等于以色列用于移民点的数字。当然，这种动议的前途我们是清楚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在这里愿对美国的国会里有反对以色列政策的人，表示欣赏。不单在国会里有这样的人。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马蒂亚斯先生可能很愿意听听）美国国务院说：

“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移民点的活动，特别是通过征收土地来建立个别移民点的活动，有害于一些阿拉伯居民的生活。阿拉伯居民觉得很难向这种征收土地的作法挑战，其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移民点开始时都是准军事设施。这样，征收土地作为移民点的作法，开始都是以军事或安全的理由征用的，尽管大部分早已转供民用。”

报告进一步指出：

“很多现存的移民点的范围，通过进一步征用，在继续扩大，移民点的人口也在继续增加。”

这里我愿指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蚕食”。报告进一步指出：

“开发西岸部分有限的水源供以色列移民点利用的作法进一步带来了问题，在一些地方造成阿拉伯水井的枯竭，对阿拉伯农业十分有害。”

我感到奇怪的是，国务院是否也有漫天撒谎的专家呢？还是他们在胡说八道。

在希布伦发生的事情当然会有余波。根据法国新闻社二月二十七日发布的新闻：

“今天，西岸城市哈尔胡尔的局势紧张了，当地居民控诉说昨天晚上打破40多辆汽车玻璃窗的破坏生事的人，来自附近犹太人的移民点。”

“据报道今天凌晨（即二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军队（不是警察或公安部队，而且军队。很可能是伞兵。鬼知道是什么部队）企图利用催泪弹来冲散阿拉伯人。同时，附近阿拉伯城镇的市长，包括法赫德·加瓦斯马赫都急忙到哈尔胡尔去了。

“加瓦斯马赫先生（没有得到许可接受你们邀请的那位先生）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犹太吞并主义运动采取的进一步恫吓的步骤。”

形势确实很紧张，需要安理会采取紧急措施。我可以肯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一定收到了那些市长们的一份电报，因为我知道，有关那里局势的电报也发给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那里的局势的确很紧张，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象这里所谈到的那样，现在只有一种补救办法。这种补救办法就是以色列立即从一切被占领领土撤出去，因为在被占领的状态下就会产生抵抗，而这种抵抗就意味着流血。因此，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根除可能引起冲突的祸根，从而承担起捍卫、保护或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责任。

主席：这次会议发言全部结束。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点三十分安全理事会召开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项目。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